

# 带着“遗嘱”奔忙的女作家杜文娟



纪实文学

## 最美的“行为艺术”

诗人、副省长吉狄马加说:地震“这场大灾难就像一剂强心针,它让中国无数有良知的诗人再一次从沉睡中警醒,把关注和表现人类命运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人说:汶川大地震引发了中国现代诗创作的第三次浪潮。

5月22日出发,由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祁人带队的中国诗人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一行7人在灾区共参与救援和采访7天8夜。“他们远离聚光灯和媒体。他们拒绝所有的接待单位……他们在成都火车东站协助抢运装卸救灾物资,并深入到都江堰、彭州、绵竹、平武、江油、绵阳、北川等重灾区,向灾区儿童捐赠学习用品、慰问一线部队官兵、安抚受灾群众,经历了数次余震考验与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危险,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诗人‘志愿者’的光荣与职责。”

他们是诗人祁人、马丁林、王明韵、洪烛、周占林、龙威和随团记者曾祥书,以及后来被吸收为荣誉会员的潇潇。

人们称呼他们是“流汗的志愿者,流泪的诗人”。他们肩负着双重角色,首先是一个“志愿者”,然后才是一个诗人。

## 到成都后她“混”进了“老兵突击队”

在这场重大灾害面前,作家、诗人没有缺席。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采访团及时赴灾区采访。他们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用“倚马可待”的速度写出了第一批讴歌抗震救灾英雄的报告文学、散文……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有一位

青年女作家非采访团成员,她是一位只身前往灾区的作家志愿者。她走遍了所有重灾区。在灾区担任志愿者14天。她写的《四川震区亲历记》,最早被《文学报》选载,并在《波士顿记事》报上连载,引发了当地华人为灾区募捐的热潮。

笔者在前面已经写到她。她的名字叫杜文娟,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灾区的很多志愿者并不知道她是一位创作过大量作品的很有创作潜力的作家,只知道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

她跟老兵们一起到机场附近的救灾物资中转站,和老兵一起搬运物资,老兵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就对她说:“你干不了重活,就在旁边鼓励大家吧!”怎么鼓励?在一边喊“加油,加油”?她感到自己成了拉拉队员,不行,干不来;像战争年代那样,站在行军的队伍边说快板书?也不行,她不擅长现编现说快板书。还是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吧!她很快把自己融入了搬运物资的老兵队伍中……

5月20日,在安县的赈灾联络点,她看到一位头戴黄花布帽子的年轻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脸上、脖子上、手背上、手指上布满了污垢。杜文娟在她身边坐下,问她是谁,她回答说是平武人。“家里人还好吧?”听到这句问话,她还没有开口,泪水就簌簌地往下流。杜文娟赶紧把纸巾递过去,她擦擦眼泪说:“父亲母亲被埋在房子里,死了。解放军帮助挖出来掩埋了。”“你丈夫哩?”“在,给解放军当向导去了!”看着她怀抱的婴儿,杜文娟又问:“孩子多大了?”“生下14天。”啊?杜文娟大吃一惊,这还是一个正在坐月子的产妇,这样在烈日下暴晒,即使

没有生命危险,要是落下毛病也是终身的事啊!这一刻,她泪水盈满了眼眶……她立即向帐篷走去,想请工作人员给产妇提供帮助。在帐篷口碰到一个小孩,她用四川口音问:“有啥子事?”杜文娟说:“找大人说事。”女孩说:“有啥事,你对我说,我是这里的志愿者。”杜问:“你有多大岁?”“12岁,上六年级,是联络点唯一的志愿者。”杜说:“真是奇怪,成都的志愿者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在职职工、国家干部和退伍老兵,安县的志愿者咋这么小?”她说:“大人都上前线去了,别嫌我小,我工作很出色的。”“那好,”杜说:“你帮帮这个阿姨。”

女孩问产妇哪里人,产妇答平武。女孩快速跑进帐篷,又快速地跑出来,说:“请你回平武去。”产妇一个劲地掉泪。杜对女孩说:“你去对你们管事的大人说,这位阿姨是产妇,刚生下孩子才14天,是产妇,你懂什么叫产妇吗?”女孩一脸幼稚地说:“懂,懂,刚生完娃儿的人。”她跑进去,又很快跑出来,说:“我们领导说了,你去绵阳,找市长去!”

“去去去”,杜文娟把女孩子拨开,直接冲进帐篷,对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说明了产妇的情况。中年妇女拨了一个电话,没多久,一个志愿者开着私家车过来护送产妇前往指定的救助点。

## 利用休息的空隙,她写下一封遗书

5月25日,一位志愿者司机“刘师傅”,奉四川卫生厅之命,运送5吨消毒粉去震中地区,杜文娟和另一位藏族小伙子小毛担任押运员。这条路从成都经雅安、宝兴、小金、马尔康,最

终到达汶川。这是一条充满艰险与不测的千里之路,是一条始终与“死神”相伴的通向汶川的唯一的生命线。出雅安后就没有高速公路可行了,运输车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不断有从山上飞下来的石块打在车上,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让杜文娟感到心惊肉跳……刘师傅面部表情很严肃,倒没有丝毫惊慌的样子。杜文娟想,已经走上这条险途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想退缩也不可能了。

在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夹金山时,后面开来一辆载有液体药品的赈灾大卡车。他们给大卡车让道。路的一侧是高山,另一侧是万丈深渊——令人毛骨悚然的峡谷。他们的车向右侧行驶,大卡车从左边超越。在两车并排行驶的瞬间,因为路太窄,刘师傅快速向靠山的右侧用力打方向盘,没料到一根木柱立在路边前方,车子直直地向木柱撞过去,杜文娟惊恐的眼睛死盯着木柱,身子本能地向后退缩。木柱被车撞倒了,车子刹住了,右侧的后视镜被山石擦歪了。还好,车子没有损坏。想想心有余悸,如果车子不是向右侧打方向盘,而是向左侧打,毫无疑问,他们就在刹那间坠入无底深渊了……

险情不断发生。在一个急拐弯处,他们的车和一辆迎面开来的运载救援物资的卡车擦肩而过,在交会的瞬间,刘师傅向右急打方向盘,只听到车子发出咔咔的响声,车向路边的不锈钢护栏撞去,护栏外侧是一条小河。车门锁被撞坏了,门打不开,也关不上。刘师傅找出工具,敲敲打打修了很久才修好。她看到,不远处有一辆载有救灾药品的卡车,因下雨路滑,差点与迎

面而来的装载赈灾物资的货车相撞。一辆头部撞得瘪进去的白色小汽车从她身边驶过,又有一辆车窗玻璃被撞得粉碎的卡车疾驰向前。有一个志愿者一不小心掉进了奔腾不息的岷江,只留下一个睡袋。有志愿者被飞落的石块砸伤了头部……这真是一条时时可能致人致命、充满死亡“陷阱”的路,这是一次让她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命旅程……

长时间紧张、疲惫、惊恐、高原缺氧……杜文娟的太阳穴和额头疼痛不已……她现在才感觉到无法掌控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无奈,也许在某个瞬间,她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她的心里有一股热血在涌动,她觉得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她想到了万一自己遭遇不测,应该给家人留下几句心里话。利用途中停车休息的空隙,她写下了一份遗言: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安康水电厂的一名职工,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工作。这次来四川地震灾区当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切责任自负。但我还是要对单位提出一个请求,那就是组织问题。去年年底,我给党组织第五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希望组织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和最后的愿望。

——作为陕西文学院的一名签约作家,我还没有写出令自己和读者满意的作品,有些遗憾。

——我相信兄妹们能够照顾好母亲,母亲现在信佛,假如……她会为我祈福。

——我的孩子,一个非常懂事的男孩,几天前还打来电话,告诉我注意安全,他支持我。相信我的先生会把他培养成一位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

## [上期回顾]

侯现中是从安徽阜阳来的志愿者,他是一名牙医,到了灾区发挥不了专业特长,就去背伤员;山西大同灵丘县的李宏强,撇下了生病需要人照顾的孩子,在他看来,那些在灾区受苦的孩子更需要帮助;已经60岁、办了退休手续在家休息的上海语文女教师郭江,为了当上志愿者,她谎报了自己的年龄。

# 我向林素瑶借钱开公司,她要我跟她生个孩子



都市小说

## 龙健百分之百对孙丽丽动心了

龙健喝着茶,意气风发地说:这话就先不必说了,我们还要讨论一下才能最后决定,董事会这次预算投资一点五亿来搞这个楼盘,而宣传费用的预算是1千万,客户群不仅仅是深圳的购房者,我们锁定在珠三角以内,争取一炮打响,全面胜利。

——千万啊,我一下子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一辈子我恐怕都赚不了一千万,这单做成,按猪头老板当初的约定,一夜之间我就成百万富翁了。谁不想腰缠万贯,谁不想名车别院,谁不想美女做伴,而这些,我即将就拥有了,甚至我已看到自己开着靓车载着美女飞驰在海边的公路上,沉浸在别人羡慕忌妒的眼光里不能自己。

龙健说:还有什么意见吗?我回过神来,说:没,没了。

哦,对了,听说孙丽丽是你的老同学?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龙健怎么会知道,莫非……我支支吾吾,说:是,只是好多年没联系了。龙健笑笑,说:没什么,这女孩子挺不错的。

我松了一口气,庆幸孙丽丽还没有对龙健下什么套,更怪自己的疏忽,身家千万的老总,想查个人的背景,还不是易如反掌?我点点头,说:嗯,孙丽丽是不错,当年在我们学校里,可是校花,人又单纯,龙总,您是不是……

龙健反而吞吞吐吐起来,说:没有,没有,这女孩子工作挺认真,顺便问问你……

我识趣地没往下再说,起身告辞。看来龙健百分之百对孙丽丽动心了,只是天上掉下的爱情,恐怕里面都藏着针,龙健这人不错,反而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说不定他们两人还

真能走到一起,祝福你们吧,为了我的卑鄙。

## 我想自己开公司

那天从龙健的办公室出来,我对钱生出了无限的渴望,一个强烈的在我内心不停地纠缠呐喊——我要赚钱。一千万,是多少人毕生奋斗都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如今,它就摆在我的面前,难道我要失去这个机会吗?于是,我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自己开公司!

怀着兴奋的决定,马不停蹄地找到林素瑶,她开着玩笑,说:怎么,才几天啊,又想上床了?

我说:你别逗,今天来想给你说件正事。

呵呵,让我别逗,你这不是逗嘛,咱们之间有什么正事可谈?

我想了想,一种失望从心底涌起。在深圳混了这么几年,我竟然连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都没有。我尽量让自己的脸上生出严肃的表情,说:林素瑶,我们在一起也有四五年了吧。这话说得我自己都有点伤感。

林素瑶也淡淡地说: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当年我还年轻,如今都是豆腐渣了。

我说今天来不是讨论豆腐渣问题的,我想自己开公司,我不知道该找谁讨论,只想到了你。

林素瑶的眼中闪烁着泪花,说:是吗?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点点头,说: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林素瑶走过来坐下,靠在我怀里,深情地说:其实这几年,你早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或许我早爱上你了,可是我这样的女人,没资格说爱这个字,我也想过和你远走高飞,但我明白,对你来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发泄欲望的工具。

别说了。我打断林素瑶,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向人开口借钱,而且还是个女人。林素瑶擦擦湿润的眼睛,说:不好意思,我又矫情了。

我说:我想向你借点钱,你也清楚,这几年,我根本没存一分。这是我第一次向人开口借钱,而且还是个女人。林素瑶问:想借多少?我说:三十万,方便吗?算利息也行,或者分红?林素瑶摇头,说:钱不是问题,我们这么多年了,三十万算什么?你能有自己的事业,我也挺开心的。只是,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我说:和你生个孩子,是吧。

是的。林素瑶的脚踝里生出一种做母亲的企盼,让我动心,又让我无法拒绝。是啊,这么多年了,就算和她生个孩子,又有什么问题呢?只是,对于她的老公来说,这公平吗?林素瑶仿佛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决,轻声宽慰道:他那边,你不用担心,只要你愿意就行。

我说:这算什么?借种?还是你花三十万买个精子?

难道我们这几年在一起就纯然是为了性欲吗?你就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可言?林素瑶变得有点激动,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李倩失踪后,对任何女人我都绝不提爱情两个字,上床就像吃顿饭一样简单,可爱情却没有这么随便。

我说:就算有感情,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的,我给不了你要的一切,要不今天这事,你就当我没说。

林素瑶突然情绪失控呜呜地哭起来:难道让你说句爱我就这么难吗?我离婚还不行吗?我跟你结婚还不行吗?你不是想要钱吗?我离婚可分一大笔财产,全给你行吗?

面对一个女人的乞求和一

连串的诘问,我左右为难心乱如麻,是啊,林素瑶有什么不好的呢?成熟漂亮睿智性感浪漫女人味十足,哪一点都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是我的要求太高,还是我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接受她的借口?

我的脑子似乎快要爆炸,一阵阵地隐隐作痛,也罢也罢,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算了。只是我不能坚信,我的爱能持续多久,我更不能确信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爱上了林素瑶,还是那三十万带给我的欲望呢?

## 我背叛了猪头老板

孙丽丽在电话里告诉我,公司董事会已基本决定采用我的方案,宣传上改变以往的方式,走感情路线。孙丽丽说:恭喜你李镜。我说有什么好恭喜的,还得谢谢你。

不用谢我,这次我没有帮你,完全是你才华被肯定。

挂了孙丽丽的电话,内心没有激动与喜悦,我惊讶于自己的冷静与清醒。起身走到猪头的办公室,猪头抬起头来,问:小李,有事吗?我说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猪头说:李倩案子搞定了。

猪头激动地问:是吗,真的?我点点头,说:嗯,但是,我要辞职了。猪头仿佛听错了,拍着桌子说:什么?我说:没什么,我不干了。

你,你……猪头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你怎么能这样,狗养久了对主人都有感情,你怎么还不如禽兽……

我转身离去。猪头拿起桌上的文件扔了一地,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背叛。我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忠诚,那只是背叛的筹码不够而已。而我也考虑清楚,以后的路会相当难走,同行是冤家,就算没有猪头,深圳还有无数家广告公司,你不能闯出来,就

只能被吃掉。我想既然走出了第一步,就注定没有了回头路。

这个世界真是个信息化的时代。我辞职的第二天,王峰就在一家小酒馆找到了我,同时扔在我面前的还有五万块,他笑嘻嘻地说:李哥,当初说好了,你开公司,无论如何算我一份。我正在考虑着要不要接受这笔钱,王峰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李哥,五万,你别嫌少,你不知道我也辞职了,你可是我全部的希望啊。

我长这么大不怕别人对我坏,拿着刀子逼我,我肯定也不会答应,可是就怕别人对我好,三句两句好话就把人哄得团团转。

我说:那行,兄弟,看在你对哥这份信任上,同意你入股了。

王峰乐得蹦出小酒馆,肖红的电话立马打了过来。她也要入股。并且要拿出十万来。

挂了电话,心情舒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啊。王峰的五万,加肖红十万,林素瑶三十万,总共四十五万,租办公室,买电脑,简单装修,再买一些杂七杂八的办公用品,最多用三四十万,还有十五万,正好当做流动资金,真是天助我也。

拿起手机打给林素瑶,想问她的钱什么时候能到账,电话那边却传来,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看看表,现在是下午两点半,说不定还在睡觉,这女人经常忘记给手机充电,晚上睡得晚,一般是下午两三点起床,有钱的女人生活就是这么舒服。算了,过会再打,自己还是好好想想公司的事。一想就是两个小时,简直都入迷了。打林素瑶的电话,还是关机,打她家里的电话,电话响了半天,却没人接。我内心隐约生出些许焦躁和不安,林素瑶,这个在深圳我唯一信任的女人,会不会放我鸽子呢?

## [上期回顾]

李倩打电话来给我,她说她怀孕了,想流产,向我借钱。李倩是我的初恋,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她为我怀过一个孩子,可因为我当时没钱,她最终离开了。孙丽丽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龙健要见我。龙健对我的方案感兴趣,并且对孙丽丽似乎也产生了感觉。